



皖南美食臭鱖魚。

皖南的飲食世界裏，有一道菜總能在餐桌上掀起話題——臭鱖魚。它被稱為安徽省級美食，也是一道評價極其兩極的存在：有人一筷接一筷，直呼「停不下來」；有人尚未入口，僅聞其味便連連後退；還有不少外地食客，是在熱情的安徽人極力推薦下，皺着眉頭嘗了一口，卻意外地就此「入坑」。

臭鱖魚起源於中國安徽徽州地區，距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，是徽菜體系中極具代表性的經典名菜。它的誕生，並非刻意為之，而是一段與生活智慧有關的美食傳奇。相傳古時徽州山多路遠，魚販需將新鮮鱖魚運往外地，為防止途中腐敗，便以重鹽醃製。長途跋涉後，魚肉雖散發出一股特殊氣味，卻並未變質，反而在烹調後呈現出異常鮮美的滋味。正是這場「陰差陽錯」，成就了臭鱖魚聞着臭、吃着香的獨特風味。

傳統的臭鱖魚製作頗為講究。選用肉質細嫩的鱖魚，經鹽醃數日，使其自然發酵，待魚身微臭而不腐，方可下鍋。烹調時，多以徽菜擅長的紅燒手法呈現，佐以薑、蒜、辣椒等配料，小火慢燜。出鍋後，魚皮緊實，魚肉潔白蒜瓣狀，入口鮮嫩，鹹鮮中帶着微微發酵的香氣，回味悠長。

對於初嘗者而言，臭鱖魚最大的「門檻」往往在於氣味。但真正的美味，往往藏在第一口之後。那種濃郁而不腥、厚重卻不膩的滋味，正是徽菜「重本味、尚火功」的集中體現。它不迎合所有人，卻讓愛它的人念念不忘。

在皖南人的餐桌上，臭鱖魚不僅是一道菜，更是一種地域記憶與飲食性格的象徵。或許正如它本身一樣，初見不討喜，細品卻動人，這也正是此類氣味刺激的料理迷人的地方。



樂活

潘少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白色溫柔

一到韓國旅行，或是刷韓劇時，總會碰到一杯乳白色的米酒——馬格利酒。瓶子一搖，喝一口，微微的甜，帶氣泡。不似燒酒那般「烈」，也不像啤酒那麼「狠」，入口無門檻，簡直是國民級團寵。它在韓國地位堪比白米飯，別看不起眼，卻一日都少不了。

作為最接地氣的傳統米酒，馬格利酒是韓語막걸리的音譯，歷史悠久。早在高麗時代，就以「梨花酒」的名號大殺四方，從國王宴席到平民百姓家；後來，朝鮮王朝還編纂了詳細的釀造手冊，為後世留下珍貴遺產。可以想像，在當年的釀酒坊裏，酒香混合着米香氤氳在空氣中，大概就是整個時代最溫暖的味道了。

馬格利酒製作不難，但每一步都暗藏講究。關鍵材料就三種：米、麵和水。米最好用糯米、粳米和小麥結合，既有甜度又保留口感；麵是靈魂，能將澱粉變成糖，見證了整個過程中最神奇的時刻。等米蒸熟放涼，倒入裝有酒麴和水的缸中，在接下來的幾天裏，米會一點點轉化成酒精和糖分，等發酵得差不多，篩去雜質酒便上桌。作為濁酒，乳白色的酒體裏會飄着細小的米渣，喝前需搖晃均勻，但也幸虧有了這厚度，還多了層糯糯的口感，一枝獨秀。它度數不高，通常在六到八度之間，微微的氣泡和酸甜口，真是四分傲嬌六分妖嬈，讓人一不留神就會貪杯。

雖說馬格利在韓全國流行，但不同地方也有不同性格。全羅道的酒味醇厚，帶着明顯米香；慶尚道則更清爽，適合搭配海鮮。最有意思的是濟州島，除了經典款，還有黑米或燕麥釀製的「限定款」，口感豪邁，跟碧海藍天的度假氛圍竟是絕配。最難忘屬漢江邊，總能見到人們圍坐，好酒好飯，有人笑有人鬧，有人喝着時間的記憶，慢慢變老。



食色

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都說東北樂子多，近日筆者北上哈爾濱一遊，着實見識了一番。被譽為「東北旅遊新三件套」的滑雪、旅拍、洗浴，承包了遊客大半的旅途歡樂——各大雪場裏，雪板劃破雪面的沙沙聲混着此起彼伏的歡呼，新手們摔得四腳朝天，卻依舊笑得前俯後仰；聖索菲亞大教堂前，旅拍團隊扎堆設攤，愛美的姑娘們身着露肩禮服，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風中定格「在逃公主」的浪漫倩影。

體驗當地洗浴文化更是很多遊客東北旅程的重頭戲。筆者下午五六點抵達一家洗浴中心，剛進門就被震撼到——大廳裏座無虛席地擠滿了上百

名等號賓客，角落裏堆着滿滿當當的行李箱，不少旅行團剛下飛機就直奔這裏。哈爾濱的洗浴中心大多裝修氣派，面積動輒上萬平米，汗蒸房、影視廳、遊戲室等一應俱全。更有商家花式整活，推出「鴛鴦火鍋湯池」等新奇項目，甚至建起室內漂流河道，這般腦洞大開的操作，讓南方人直呼大開眼界、震驚不已。

俗話說，「出了山海關，都是趙本山」，東北人的幽默像刻在了骨子裏，再尋常的小事，到了他們嘴裏都能說得活色生香。跨年夜，筆者在一家烤肉店用餐，人聲鼎沸間，服務員不慎打碎一摞碗碟，嘈雜的店內瞬間

東北樂子

安靜，空氣裏飄着幾分尷尬。鄰桌大哥當即起身喊道：「這是新年鐘聲提前敲響了唄！」一句話逗得滿堂大笑，尷尬煙消雲散，氣氛反倒愈發熱烈了。

東北人的熱情，還藏在隨時隨地的嘮嗑裏。二十分鐘的網約車程，司機于師傅就打開了話匣子，從童年捉狍子、撈河魚的趣事，講到南下闖蕩的酸甜苦樂，聊到如今哈爾濱旅遊火爆，語氣裏滿是自豪。只是，熱鬧背後也藏着隱憂。于師傅說，城市發展起來後，村裏人紛紛進城，鄉村只剩留守老人和孩子。更揪心的是農村產業空心化，「糧食價低，辛苦種一

年地，刨去成本剩不下幾個錢，老家幾十畝地早就撂荒了」。

好在東北人生樂觀豁達，冰碴子能凍出熱乎段子，雪地裏能長出歡樂基因。就像這冰城的冬天，既有寒風凜冽的淬煉，也有冰雪狂歡的喜慶。他們總說「辦法總比困難多」，日子再難，也能過得有滋有味、樂樂呵呵。



十八彎

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馮沅君

馮沅君是馮友蘭的妹妹，宗璞的姑姑——這樣來介紹她，是因為現在知道馮沅君的人已不像以前那麼多了。在我們那個時代，說到作家淦女士和學者馮沅君那是大名鼎鼎。作為「五四」時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，淦女士的《卷葹》怎能不讀？而作為著名學者，馮沅君與她夫君陸侃如合作的《中國詩史》，則是中文系學生必讀書目。

魯迅在《〈中國新文學大系〉小說二集序》中，說馮沅君比凌叔華大膽、敢言，他評價馮沅君的小說《旅行》「實在是五四運動之後，將

毅然和傳統戰鬥，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，遂不得不復活其『纏綿悱惻之情』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」。能得到魯迅這樣的高度評價，可見馮沅君的小說在「五四」時代的女作家創作中是相當出色的。

相對於「五四」時期的其他女作家，馮沅君的小說特點在於，當她以

女性立場表現愛情的時候，常常會體現為一種「思想的果敢」和「行動的猶豫」——所謂「思想的果敢」，是指在她的筆下，女主人公對於自己的精神、情感和人生追求，有着自覺的意識、明確的目的、沖決藩籬的勇氣

必讀書目。

性和敢為天下先的自豪；所謂「行動的猶豫」，則是指當她將自己的精神、情感和人生追求付諸行動的時候，表現出的卻常常是怯懦和猶豫。《旅行》中的「我」和「他」為了愛而外出旅行，可是在旅行中，他們一方面在心裏為自己的行為自豪和驕傲，另一方面卻也在為「我不敢」拉「他」的手而苦惱，現代的「婚姻自主戀愛自由」觀念和傳統的「男女授受不親」思想在他們的内心拉扯出巨大的張力，引發了「我」和「他」的內心痛苦，也使「我」和「他」的這趟旅行

在某種意義上講具有了一種象徵

深圳的文化《奇跡》

劇形式展現深圳四十五年的發展，當中不少篇章講述深圳的基建、經濟，以至科研的成果，另外亦有數個單元呈現深圳的文化特色。

單元「第一次重逢」藉一個時空穿梭故事，述說深圳如何成為一個「閱讀之城」。杜小汐是出版社職員，陳墨是初入行的小說作家，二人其實存在於不同時空，但是透過經典翻譯小說《百年孤寂》的牽引，竟將二人從書店的書本上連繫起來。小汐最終改變命運，把原本因為意外而傷殘的陳墨拯救。連繫的背景就是因為

二人都愛逛深宵書店，樂而忘返。深圳每年十一月舉辦「讀書月」，並建設大量具特色的圖書館，因而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「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」稱譽，是文化都市的象徵。

演員郭京飛是一個冷面笑匠，他擔演的大部分角色都是外表平凡，但骨子裏風趣幽默。郭京飛在單元「頭等大事」飾演普通市民李俊榮，因為拾金不昧，他被選中成為城市公共藝術「深圳人的一天」的其中一個形象，連同其他同類型市民的雕塑銅像，一起豎立在深圳城市街頭。某個

晚上，銅像的頭顱被盜賊偷去，李俊榮追尋銅像頭顱而弄出笑話連篇。「頭等大事」以詼諧的劇情和公共藝術形態，呈現了深圳其中一項獨特文化：高速發展背後，都有賴每一個普通市民的全情參與。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倉儲式超市

周日一早出發，去深圳一間倉儲式超市採購。上午進場先看個大概，了解必買貨品、熱賣貨品、超值貨品大致在什麼位置，看得差不多了便出場，去逛附近的廣場並吃午飯。

午飯後回到超市直奔成衣區，為我家孩子們挑選了一批服裝，包括羽絨外套、夾克、牛仔褲、毛衣、開領衫等，這些衣物多是北美品牌，價格吸引，質地做工都不錯。

在大米區，發現進口米比香港賣的略便宜，比如我在香港買泰國新米，四百元二十五公斤，折合每公斤十六元，而這裏的泰國米在十三元上下。內地產的大米價格較低，有一種遼寧產的則較貴，每公斤在十六元以上，此種米小小粒，晶瑩黏糯。

超市內貨品不論貴賤，小數點後面幾乎都是「九零」：五十粒金珠串成的頸鏈，加一毫是三十一萬元；金條八件套，加一毫是二十

一萬九千元；祖母綠鑽戒，加一毫是十四萬元；白金大鑽戒，加一毫是十萬元，兒子提醒我算錯了：「加一毫是一百萬。」哈，太多「九」，竟「失之毫釐，謬之千里」。



紅塵記事

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橫貫港島十公里

渣打馬拉松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，沒有抽到名額的朋友們，或許如我一樣，來一個橫貫港島的十公里，也能一睹香港的獨特魅力。

由中環的碼頭出發，沿海一路走到筲箕灣，大約正好是十公里。在這十公里間，濃縮了港島的百年風華。這十公里，約莫可以按照距離，等分成四份，每一份都有獨特的風景。

從中環出發的第一段沿着中環一號碼頭走到會展中心，是帶着商務氣息的香港CBD行程，抬頭望去，巨大的蘋果專賣店如同一個巨大LOGO點綴在高聳入雲的IFC之下：摩天輪不停歇地載着遊客飽覽風景，中環CBD高樓沿着地勢一路延伸。添馬公園的綠地如同一個休止符，為繁華得幾乎窒息的風景踩上一腳煞車，會展中心與金紫荆則成為海濱的地標，將遊人引向下一段行程。

過了會展中心，「畫風」一下變得愜意起來，新建的灣仔海濱長廊設立了人寵同樂的寵物公園，再往前幾步的銅鑼灣避風塘則講述着港式

「old money」的海上故事，海濱隨意設置着一排排長椅，畫家坐在海濱描摹着停在遊艇上的海鷗，好一派城中取樂之景。

過了銅鑼灣，港島的工作氛圍告一段落，緊接着的東岸板道頗具巧思地建在東區走廊的快速幹道之下，既遮擋了烈日，又給遊客一種人車共生的奇妙感覺。東岸板道所在的東區是不少港島打工人的居所，周末來到這裏，人群一下密集了起來，新落成的玻璃棧道上擠滿了排隊體驗的市民。地下散落着別致的塗鴉與卡通人物，吸引不少遊人打卡。

再往前走到太古到筲箕灣一線，生活氣息更加濃厚起來。筲箕灣住宅下的歐式小酒館在附近的巨型住宅點綴下，宛若「城中馬爾代夫」，為這個貫穿港島的小小行程劃下句點。

漂遊記 杜若
逢周二見報

大雪

新年前夜，柏林迎來了這個冬天最大的一場雪。鵝毛一般的雪花鋪天蓋地而來，很快到處已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公園裏原本黑乎乎光溜溜的樹枝彷彿被穿上了蓬鬆的白色棉襪，草地很快變成了白色的雪地，屋頂也蓋上了厚厚一層雪被。

轉眼間，彩色的世界彷彿變成了黑白。然而，人們冬天的「黑白」心情卻在這一瞬間變成了令人興奮的「彩色」。大人小孩吆喝着衝到大雪中，打雪仗，堆雪人，滑雪橇……歡呼迎接這一場「快樂的」大雪！

除了坐在窗邊喝着咖啡看雪的人們，還有另一類淡定的人——那就是日常在公園裏跑步遛狗遛娃的人們。彷彿這場雪根本不存在一樣，他們依然按照平日的速度跑着步，遛着狗，推着娃散着步。

大雪後我第一次出門，驚奇地發現布滿積雪的道路居然完全

不滑。原來市政部門在第一時間便撒了環保融雪劑，比如除冰鹽和沙礫混合物，防止路面結冰。德國鄰居告訴我說，很多社區都推廣使用沙礫、碎石或者木屑來代替融雪劑，這樣不僅可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，還可以保護社區的寵物以及周邊的野生動物。

而關於自己门前的積雪，德國可是有嚴格的「掃自家雪」的責任劃分規定。自家門口的雪是一定要自己及時清理的，否則若有人在這個區域因雪地太滑而摔倒，業主可能需要承擔責任並且賠償。所以幾乎所有人都會第一時間把門前的積雪除淨，還順便堆個可愛的小雪人，或者大雪人。

柏林的大雪，好看，又好玩。



柏林漫言

余逾

逢周二見報